博卡港 探戈 足球

19世纪初，怀着梦想的欧洲水手从博卡（La Boca）港上岸，聚居在码头附近。他们用海港弃船上撕下来的铁皮钉成房屋，涂上漆船剩下的杂色油漆，房屋像是彩色积木搭成的，色彩不协调而且鲜艳夸张。休闲时劳工们借酒消愁寻觅欢娱，埋下了许多浪漫和哀怨的故事，诞生了表现离愁、孤独、并夹杂着调情和刺激的探戈。上世纪20年代，艺术家抛弃了探戈舞中色情的糟粕，融合了加勒比海哈巴涅拉乐曲和意大利小夜曲，将探戈升华成优雅抒情的歌舞。2009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探戈歌舞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卡米尼托（Caminito）步行街洒落着一对对探戈舞者，随着激荡伤感的音乐翩翩起舞，华丽里隐藏着忧伤，平淡中闪烁着奢华。我一去再去，沉浸在充满南美浪漫风情的探戈歌舞中。

足球是阿根廷人最喜欢的运动和话题，每逢盛大比赛就举国狂欢。闻名遐迩的博卡青年队当然要去拜访。博卡队体育场位于狭窄的区街，可容纳几万观众，座椅相当破旧，与它的名气太不相符。体育场底层有博卡青年队纪念馆，门口地砖是曾经效力过的优秀队员足印和签名，马拉多纳当之无愧在最显眼的位置。可惜我们没赶上赛季。

周末随便找个球场，免费的业余球队对抗赛水平也很高。更常见到在拥挤居民区的小块空地上竖两根杆当球门，一班人踢得人仰马翻。阿根廷球星细腻的足上工夫，也许就是在这种场地上练就的。

老城 集市 墓园 圣马丁广场

圣特莫（Sal Telmo）区是布宜的发源地，老街老房、纪念碑、教堂和雕塑还流露出移民后裔浓浓的思乡与怀旧。周日集市热闹非凡。清晨是卖古董和淘宝的。8点以后小摊贩陆续开张，小商品琳琅满目。集市表演开场了，人群摩肩接踵，拉六角手风琴、跳探戈的好几拨，行为雕塑好几处，有一支乐队连钢琴都搬来了。要是兴致来了，还可以下场让他们教几步。

瑞克莱特（Recoleta）区是布宜权贵阶层生活区，露天咖啡馆坐满衣着时髦，带着几分趾高气昂的绅士淑女，午夜后依然灯红酒绿，神似巴黎。著名的瑞克莱特墓园建于1822年，大道小径相互交织就像迷宫，静寂的建筑群有如雕塑作品林立两边。生前呼风唤雨的达官显贵们，其中还包括阿根廷7位前总统，百年之后住在精美的大理石小房子里，仍然保持着在世时的炫耀和高傲。

伊薇塔·庇隆安葬于此。她是一位被遗弃的私生女，15岁成为演员，27岁成为阿根廷总统夫人，1952年因癌症去世，年仅33岁，短暂的一生经历了悲欢离合、跌宕起伏。我问门卫她的墓地在哪，讲西班牙语的门卫即使听不懂也猜得到，马上写了“57”，看来许多游人都是奔伊薇塔来的。

伊薇塔安葬在并不显赫的娘家墓地。墓前永远摆着不知名者送的鲜花。不断有人虔诚地触摸墓墙以示敬意。电影《庇隆夫人》中百万人洒泪冒雨，沿街悼念的镜头并非虚构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每当响起安德鲁·韦伯那首用灵魂演绎的《阿根廷，别为我哭泣》，阿根廷人依然热泪盈眶地附和。她是阿根廷永不褪色的神话。

解放大道尽头圣马丁广场上的雕塑群壮丽显赫。我到访时，广场上正举行国际文化节，我立即寻找代表中国的形象，果然是一条龙。

圣马丁广场另一侧是马岛烈士